

晚餐时分(散文)

严雯雯

“快趁热吃,别浪费呢。”
我不记得了,这是我在高铁隔离室让出的第几份晚餐了,从“我不饿”到“我减肥”,最后还是“别浪费”,说服了他们的谦让。

这是从贵阳来慈溪打工的老伯,出站口的红外线测温仪发现了体温异常,送来隔离室。我一再宽慰,说是例行检查。他仍旧焦虑不安。后来说起,我才知道,原来他是怕赶不上最后一趟公交车。

“这个点城际公交怕是连末班车都走了。不过,出站出租车很多的,肯定能回去。”

“出租太贵,余姚北到慈溪少说也得三四十元。算了,没事。晚了就在这里坐一晚,明早再坐车好了。”说完,紧锁的眉头因为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案瞬间舒展了。两元的公交车和三十元的出租车,差价让舟车劳顿的人甘愿再熬一夜风餐露宿。我哽在喉咙口的话硬是憋了回去,生怕不自主多嘴的几句成了何不食肉糜。

打破我自以为尴尬气氛的,是老伯一阵来自胃部的响亮的咕噜声。出站口人声嘈杂,也没盖住这几声响。

“今天早饭后还没吃过东西,等这里完事我再去吃。”老伯憨憨地解释着,抬手敲了几下自己的胃部,像是在教训不听话的孩子。可没等这几下敲完,咕噜声叫得更叛逆了。他也不窘,干脆双手在胸前一叉,靠着墙盯着天花板上的一盏不亮的灯发呆。

“我这儿刚到的饭,你趁热吃了吧。”我把温在电油汀旁的盒饭递给了他。

“不行的,不行的。我怎么能拿你的饭。”老伯两只手一个劲地摇,“我不饿的,我不饿的!”

但是,他的胃同时段配合着咕噜噜地抗议着:“我饿的,我饿的!”

“这个就是给你们滞留旅客的。”我可能是谎话说多了,给出一个借口连编排都没有,“正巧最后一份了,还温着呢。”

“那他怎么没有?”老伯不怎么信我的一套说辞,勾手指了指坐在斜对角的另一个旅客。

我这临时隔离室,这会儿还待着另一位等待复测体温的旅客,这出厚此薄彼的戏码此刻还真有点难唱下去了。

“我刚也吃过了。他们发的,不要钱!”河南来的胖大哥,拿出了豫剧之乡的演技,参与忽悠。说完,朝大伯笑了笑,好像也对我笑了笑。

这份盒饭老伯还没吃完,慈溪对接的医护人员就到了,因为复测的体温还是高于正常,需要由120带去指定医院筛查。他忙利索地把还没吃完的米饭倒进了菜盒里包好。和大包小包的打工者不一样,他的行李少得像个一日游的观光客,装在一个背包装里都不算鼓囊。他笑得很实诚:“我等会儿吃,不浪费不浪费!”

我戏说:“这下可以免费回慈溪了。”不想他却退回迈出的脚步,认真地解释:“不是的不是的,我宁可在站里坐一夜也不打这主意的。太给政府添麻烦了!”

我觉得这会儿隔离室里最该发热的应该是我了。

等老伯一走,胖大哥随即舒展了身子把腿蹬得直直的,方才憋屈在一角,这回似乎要占一下地盘了。我瞥见他那双耐克板鞋已经被刷得褪色,水渍晕开了好些黄圈圈。

“36.8℃。没事了,你可以走了。”

“我就说嘛,是刚下车跑那么些路给热的。”胖大哥开心得像盼到放学的小孩,整了整裤脚开始逐一收拾丢在地上的行李。

“大!能走了?”胖大哥的儿子适时回来了。这一个多小时里他不知躲哪去了,回来时手里捧着盒泡面:“门口的志愿者叔叔给的,我吃了点给你也留了一半。”说话间就把泡面塞到父亲手里,乖巧地背起了所有行李。胖大哥笑得更欢了,炫耀似的冲我说:“我也有政府的晚饭了!”

我照例送他们过出站口。“大,你说房东会不会给我们免房租啊?”

“免什么免,往年我们不也得这时候回来啊。恁个咋不知羞的!疫情期间谁容易了?”

我引路在他们前头,明目张胆地偷听着父子间的闲谈,直到高铁飞驰发出的大声响盖过了人语。他们的再见,是用大幅度的挥手和硬塞给我的两只水煮蛋表达的。

有这些温暖的新宁波人回来,真好。最后,那两只水煮蛋在下班前囫圇进了我的肚子,结束了今天“我不饿”的谎言。

故乡·故土(诗四首)

吴百星

被翻耕的农田

翻耕 一场大手术
农田很痛 痛感
直达牛的心头
翻耕 一场大折腾
少了这个折腾 还真
根治不了荒芜
伤痛 尽然难忘
但新的日子 就这样
越来越兴旺

风往城里吹

一笔一笔 扑面而来
开朗 浓烈 明丽
一句一句 沉迷其中
温暖 亲切 和煦
屋檐下 柔言细语
枝头上 情侣并蒂
跃动 一字一字的平仄
弹唱 一声一声的韵律
一首一首 蓬勃生机
一行一行 千丝万缕
风 往城里吹
带不走 乡村诗意

晨曦

你是初生婴儿
慢慢睁开的眼睛
把海岸 山头
树冠 屋顶
把牛背 白发
露珠 草茎
过滤得如此清纯
你的降临
曾让天地阵痛
也让我
分清黑夜与白天

老井

井也会老 我相信了
门口这井 确实老了
井栏斑驳 半壁苍凉
井底泉源 细如焚香
可还是 抓住
祖先影子不放
可还是 倒映
昨天影子摇晃
只是井台 不见
洗日洗月洗星光

慢慢和解(随笔)

周文文

这个似乎和往常不太一样的春天,我慢慢得到一个机会选择与自己和解。

可能是因为太久没有出门的缘故,把自己放置在最舒适的状态,有选择性地做自己喜欢与否的事。窝在家里的那段艰难日子,好似没有尽头。

在舒适圈内,我骄纵而霸道。感觉自己仍旧处在不懂事的状态,大家都盼望着想要长大成年,我却一直想往回缩,缩到一个更为舒适的环境。

不肯面对现实,是我永远都成熟不起来的原因。不肯接受客观的东西,而一味地任性,直到有一天自己也会厌烦这样不知天高地厚的自己。

处于这个阶段的我,有太多的不符合这样年龄状态的心理斗争。不懂得如何友好地与人相处,扯下虚伪的标签。不知道如何去表达自己的好感,有时过于热情,会一瞬间浇灭你所有的期待。

我们是这个世界的观光客,每一程都是独特的。你买了单程的车票,坐上这一列车,你就不可能会有重头再来的机会。每个时段,遇到

的人和事,都是温暖而弥足珍贵的。

但时间久了,以前的好友和同学就不再有所交集。哦,想法不同了,也就慢慢淡了、散了直到走远了。

很享受,现在至少自己还拥有了一切。在努力记忆和珍惜,每一程和每一个都不可能再回来的瞬间。

在慢慢挖掘,属于自己的那个时段。以前的自己很喜欢回忆,喜欢把很早很早的明信片拿出来一张张从头再看一遍。现在,不想。甚至,有点对记忆厌倦了,那种如潮水伺机涌上来的回忆,开始尽其所能地排斥。想逃避,这种无时无刻会出现的记忆碎片。

过去的我,某种行径,使得我多么不堪。停留在那个阶段的我,浑身充满了戾气。得想办法,慢慢改变。

回忆不会教会你什么,它会慢慢占据你的一切,把你不动声色地吞噬。时间会教会你冲淡那些,根本就不应该存在的回忆,然后,放开一切,走向下一程。

放不开也好,舍不得也好。带着一种留恋,反而会增添一种朦胧感。那就让这层朦胧感,伴着自己,慢慢走。